

菲律宾华人女作家选集

茉莉花串

(台湾) 张香华主编



茉莉花串

(台湾)张香华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紫荆花

(台湾) 张其成 主编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1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华昌印刷厂

字 数 252千字 10.75印张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本

版 次 1990年6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89-3/I·110

定 价 4.40元

序

(台湾) 张 香 华

这一册菲华女作家卷，命名《茉莉花串》自有她的缘由。

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到马尼拉，坐在离开机场往市区奔驰的汽车的，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许多手持白色花串，沿路兜售的花贩。朋友见我好奇，停下车来为我购买一串，并且告诉我：“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接过花来，我耳边响起了一首名叫《茉莉花》的中国民歌。从那时起，茉莉花晶莹洁白的花瓣，和她散发出来独特淡雅的幽香，时常触动我联想起位处东南亚，中菲两个邻国友邦的关系。

在菲律宾，结识了许多热情、深爱中国文学的菲华诗人、文友，是我日后一再访菲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每一次读到菲华女作家的作品，都让我更深一层了解菲律宾华人生活的真貌，就因为在她们的作品里，告诉了我许多真切感人的故事。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国内的颠沛苦难，和在异乡胼手胝足，开辟家园的奋斗史，一一在这些女作家的笔下，勾勒出鲜活的图画，所以，每读一篇，都令我感动、令我赞赏，更令我敬重。

《茉莉花串》集中，作者最年轻的才二十岁出头，而年龄最

KAP 11/103

高的则已逾七十。她们无论年龄高低，都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尖兵，她们的作品就是明证。例如年轻一辈的心宇、心枫和心简，她们年龄相近，连笔名都取得相仿，她们的文笔或许还稚嫩，但，海外文艺的香火正靠她们来延续，而她们的笔锋也闪烁着华文文学的火苗。中年一辈如小四、小华、王锦华、亚蓝、刘纯真、黄梅、董君君等，她们的健笔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成熟的心智，使她们把旅菲华人流离的生活背景，异国社会的不同层面，刻画入里，化做一篇篇杰出的创作，不但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也灌沃了我们的心灵。

林励志女士，今年已逾七十，是本集中最年长的作家，她的一篇小说《情债》，十足代表当年远渡重洋赴菲闯荡，第一代华人悲喜交集的故事，是情义深重，感人肺腑的作品。

离乱人间，情意容易飘散。菲律宾华人身在异乡，心系故国，而在生命不断奔窜向前的时间长流里，这几位女作家的创作，成果丰硕。现在因缘际会，让我有机会搜集回来，介绍给国人欣赏，在结集出版之际，容我致上我最大的感激，和至深的祝福。

一九八八·四·三十

目 录

序张 青 华

小四作品

幸 福 (2)

小华作品

瞑目吧，秀报兄 (14)

龙 子 (19)

灰烬里的青春 (33)

公孙羽作品

娘已经不在后房了 (45)

心宇作品

祝 福 (53)

心枫作品

行行重行行 (59)

心简作品

照相簿 (65)

王锦华作品

秋 思 (70)

婆婆的话 (73)

小食店的故事.....	(70)
-------------	------

何歆作品

不能再爱你.....	(81)
------------	------

最佳演员.....	(84)
-----------	------

林婷婷作品

听歌记.....	(91)
----------	------

林励志作品

饿 鸭.....	(99)
----------	------

甘 蔗.....	(102)
----------	-------

情 债.....	(108)
----------	-------

枚稔作品

巴石河日日夜夜.....	(138)
--------------	-------

若竹作品

手足情深.....	(144)
-----------	-------

范鸣英作品

小管家.....	(148)
----------	-------

同是等待.....	(151)
-----------	-------

秋笛作品

沙发·钢琴·电话.....	(158)
---------------	-------

是 爱.....	(164)
----------	-------

莎士作品

艳丽的罂粟花.....	(169)
-------------	-------

漩 涡.....	(176)
----------	-------

庄良有作品

净经.....	(187)
---------	-------

起士锅宴记趣.....	(191)
-------------	-------

红尘中的美绝.....	(194)
晨梦子作品	
听来的故事.....	(199)
紫云作品	
鼠年灭鼠.....	(204)
前途.....	(207)
黄梅作品	
岛.....	(213)
齐人老康.....	(217)
章微作品	
一个母亲的心声.....	(224)
程黎作品	
搭船散记.....	(229)
董君君作品	
背书包的阿婆.....	(233)
豆腐坊的悲喜.....	(238)
掀被之灾.....	(248)
杨韵如作品	
宠物心心.....	(260)
张灵作品	
琴缘·情缘.....	(265)
刘纯真作品	
家有喜事.....	(269)
接棒的傻子.....	(273)
回 味.....	(278)
蝉羽作品	

老人的悲哀.....	(284)
亚蓝作品	
英治吾妻.....	(287)
纯纯作品	
归.....	(309)
陈晓冰作品	
野火燃烧.....	(320)
璇璇作品	
捡来的命.....	(330)
病人待领.....	(333)

小 四

小四／原名施柳莺，一九四八年出生于中国大陆，祖籍中国福建晋江。十四岁前在中国大陆、香港受中文教育，之后，移居菲律宾，在菲律宾中正学院完成大学教育，专攻文史系。

她的才思充沛，作品源源不断，散文、小说皆所擅长。她除了是一位家庭主妇外，并帮助丈夫掌理商务，得暇更潜心写作，参与菲华艺文活动。她内心世界的热烈，和她纤细弱质的外型，颇不相类，在非华女作家中，素有“才女”之誉。

作品欣赏

• 幸福



幸福

小 四

双脚踏进银白色缕花高跟鞋，她吁了口气，站直身子。“希尔顿”珊瑚厅，就算不珠光宝气也非高贵大方不可。朝镜子作最后的巡视，镜中人令自己很满意，长发作麻花卷盘在脑后，刻意地掉下几绺长长的卷发，宝蓝色垫肩长袖窄腰蓬裙是今年最流行的，它的特色是腰稍长，两肩垫得又高又大，然后一路窄至手腕处，裙子又宽又蓬起，胸口下尖尖的腰线处，她特地央隔壁阿六婶帮她绣上银灰色长长的一支凤尾叶，穿在她身上，谁都说是出自名家之手，没有人相信这是她花了一个礼拜亲手缝成的，做了十几年裁缝师的阿六婶和她女儿伊莎赞不绝口，一个劲地鼓励她进裁缝学校正式拜师学艺……。

她望望镜里高挑的身影，摇摇头，有些怅然。她对裁缝一点兴趣都没有，自己动手做这件礼服，只是为了省钱。打从接到校友会请帖的那一天开始，她就兴奋地盘算着，计划着，该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逸呢？也该为他做件长袖的“描笼”添条新裤子了。男人与女人不同，女人服装只要款式好，剪裁合身，质料倒是其次的。男人就不行了，讲究的是布料的质地。刚结婚

时，逸就有一次穿了香港表姐寄来的英国料子的西装裤上公司去，公司正在装修，放工时，裤子屁股后二大块漆黑，裤管满是白油漆，叫她心痛好几天。以后她就把逸所有比较好的西装裤藏好，上工尽让他穿牛仔裤。前儿在跑单帮的香港朋友处看到一套英国浅咖啡色西装布，四百八十块，质料真是好，但太贵了。她跑到“依来耶”买了条七十五块的日本货，只有一条西装裤，这样更理想，整套的西装做来啥子用呢？逸又不象人家——象罗明的丈夫——一天到晚出国，又是考察，又是度假，一年没有几天在家。逸只是个小职员，在舅舅的百货公司里，说得好听是营业经理，说得直接点就是杂务员，广东人所谓的“一脚踢”。举凡订货、点货、年关送礼、与政府人员客人打交道，舅舅舅妈表妹有事外出临时找不到司机，他就得义无反顾地负起接送的任务；甚至流氓小混混来捣蛋，也得逸去打发。月薪四千，年底分点花红，每天回得家来，已累得四仰八叉，话都懒得讲了。

“你这算什么？拿这么点薪水，整个人卖给舅舅家了！”每次看逸累成这样，闭上眼躺在摇椅里，昔日的意气轩昂不知哪儿去了，她会怀疑，这就是当年叱咤球场，全校女生的梦中王子？

“恬恬，你知道舅舅家没有男孩子，我是他一手带大的，舅舅和舅妈又视我如己出，偶尔帮他们做点事，是我自愿的，也是应该的！”

“好，你帮人家做那么多事，也帮我做点事，今天的晚饭你做！”她常丢下铲子，嘟着嘴跑进房里听音乐。可是每隔一分钟，就——

“恬恬，这个要不要放盐？”

“恬恬，二杯米放多少水？”

“快来啊，恬恬，荷包蛋的蛋黄粘了一铲子了！”

“鬼叫哦你！连个荷包蛋都煎不好！”

她总是忍不住又跑了出来，看到高大魁梧的他，大巴掌捏着小铲子，满头大汗、滑稽兮兮地站在那儿，忍住笑，咬着唇，抢了他的铲子：

“好啦，我煮了啦，你管洗碗！”

“恬恬，你真乖！你真好！”逸会弯下腰，重重地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

• • •

凭良心说，逸可说是个好丈夫，不抽烟不赌钱，脚踏实地，刻苦耐劳，就是太死心眼，做事太不会转弯抹角，在如今这个社会，这可是缺点，除了这点常叫她不满意，要讲人品，一站出去，风度、谈吐、见识可把许多同学的另一半都比了下去。唯一使她觉得矮了人家半截的是：人家的丈夫是老板，她的他只是个小职员！

是结婚一年多吧，在一个级友中秋聚餐会上，罗明、嘉丽、小由、景芳她们坐在一起，席中例常地皮、生意、汽车珠宝。嘉丽家住“墨脊仁娜”一幢早年自建的公寓里，二座打通，重新装修过，在她眼中，这已是很华丽很舒适的住所了。但嘉丽说：

“哎呀，那鸽子笼！这死建中，叫他跟他妈开口，搬到青山，他就是不肯，一年拖过一年，害得我根本就不敢请朋友到家里玩，外国朋友来了也没地方招待。”

当时她的脸一阵热燥，想起自己那真正的鸽子笼，新婚时，她还兴高采烈地亲自下厨，请了这一班同学包括嘉丽在内来家吃饭呢！

倒是罗明，只是淡淡地笑着，从不加入这班阔太太们的谈论。散会后，罗明例常的送她回家，嘴角有一丝掉不住的疲倦与揶揄：

“咱们这不是同学聚餐，是八婆集会啦！”

那天，她下了车，走在窄窄的小巷中，心中忽地一阵茫然，有些自伤自怜。嫁给逸，是她至死坚持的，父亲极力反对，倒不是嫌逸人不好，而是怕这自幼娇生惯养的女儿日后会吃苦。但她那一根少女的情丝，就那么莫名其妙地紧系在逸身上，父亲软硬兼施，要她别急着出嫁，答应让她回国升学，不想念大学就到店裡帮忙，每年出国二次……。她全拒绝了，惹得父亲也翻了脸，父女俩差点就三击掌；她甚至把母亲偷偷塞给她的首饰都退回去，表示：我这个苦是跟他吃定了！

婚后，她才知道，这个苦可不是容易吃的，四千块薪水扣掉房租水电费，所剩无多，她必须善加安排。做女儿时，皮包象聚宝盆，钞票好象永远用不完。结了婚，她还是这个用法，用到底，聚宝盆失了灵了，电费单、房子的租单、电话单一张张堆在那儿，她红着脸，不好意思的：

“我……我忘了还要付这些的！”

“哦，傻恬恬，别急，我可以向公司预支。”逸一把抱住她：“你——一定用得很辛苦，是不是？你真委屈！”

以后，她再也不敢和嘉丽她们去逛街购物了。每月薪水一交到她手中，她就小心翼翼地作着预算。有时，超出了预算，必须把一样她想了很久但不是顶重要的东西删掉。她就会闷闷不乐了好久，对逸不理不采，家事做累了，切菜切到手指头了，逸回家就得看她的脸色，并不是请不起佣人，干粗活的菲佣人二百块一个月的薪水是请得起，但每天的咖啡点心、三餐、水、电、肥皂一个月累积起来的开支可就大了，地方也小，再说还没有小孩，能省就省，简单的家务事，她是应付得来的。

她自觉为逸改变了许多，少女时代，连根羹匙都不用洗，婚后，洗碗抹桌子只是小儿科，她还穿了及膝裤下菜市场买菜，

“的蜜素惹”菜市的脏、乱、挤在华人区是出了名的——

是个礼拜天，她买了只土鸡，正心惊胆跳地走在满地的泥污浆上，一辆白色“告罗娜”嘎地一声在她身旁停下，喷了她一脚黑泥水，车窗摇了下来，伸出一个鸡窝头，一张七彩缤纷的长脸：

“呀，这不是恬恬吗？”那把尖嗓子吓得手中的土鸡拍翅乱叫。她狼狈地一手抓紧土鸡，一手拨好被风吹乱了覆在额前的头发：

“哦，是景芳呀！”

“恬恬，你好能干呀，你还亲自上菜市场买菜哪！不象我，连开水都不会烧！”

哦，怎么嫁个有钱丈夫，就什么都不会了？她记得念中学时，景芳不但会烧开水，连杀鸡都会呢！每个礼拜六的烹饪课不都是她一手包办的吗？

“恬恬呀，最近的级友聚餐你怎么都不来参加？讨厌，摆什么架子嘛！”

带笑的单眼皮不经意地朝她上下扫了一下，她刚拨好乱发，低头看到小腿上溅到的黑泥水，脚上为走泥路特意穿了双过时的“矮子乐”高跟拖鞋，露出长长的脚趾，脚趾四周的黑圈……

她感到热潮由脸颊直红到耳根子……

“恬恬，我送你回家，快上车！”说着开了车。“来嘛，恬恬！”

她一把把车门又关上：

“不！不！我还要买点别的菜，你走吧，走吧，后面的车子都在按喇叭了！”

回到家，把土鸡往厨房一丢，自管自关在浴室，关了好久都出不来，任凭逸在外面哄得口都干了，她就是不理。

鼓着腮帮子，她想到小由的先生曾多次邀逸跟他合搞出入口，逸以资本不够而婉拒了。

“借呀，傻瓜，我们还不是向银行、向亲戚朋友借，不出一
年，连本带利都可以还了！”

“我最怕就是跟人借钱，借五块钱都睡不好觉！”

任凭小由他们怎样说，逸就是一个劲地摇头，这湖南驴子！
她气得大哭：

“你想呆在舅舅家做一辈子小职员吗？你根本就不爱我，不
为我想，不希望我过好日子，你希望咱们为柴米油盐吵一辈子
吗？你要我永远困在四千块里面用得心惊肉跳吗？”

看见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他忍着笑：

“恬恬，你爱钱，还是爱我？”

“我爱钱，也爱你，两样都爱啦！”

他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她更气了：

“笑什么笑，跟同学在一起，她们讲汽车洋房，讲珠宝时
装，讲老公的生意，我呢，我象颗呆瓜，坐在那儿插不上嘴，我
讲什么呢？我有什么可讲的呢，噢！我们真给我爸看扁了啦！”

“恬恬，别任性了，我怎会不爱你，不想你过好日子，你总
得给我时间呀！”

• • •

时间！天！几点了，巷子里都黑黝黝了！急急跑出房间往客
厅的壁钟一瞧，八点四十分了！该死的逸，怎么还不回家？自己
也真是的，尽想那些烦人的事做什么呢？这下可好，逸如果晚回
家，自己想赌气撇了他单独赴会都不成呢！这么晚了，罗明一定
离开家了，坐“的士”去吧？不行，不行，她摇摇头，打死也不
敢。怎么办呢？几次想打电话回娘家叫二弟开车子来送她一下，
但一想到当初离家时的壮怀激烈，自婚后就坚持不再坐娘家的车

子，再想起大嫂那爱笑不笑的表情，她就把刚拎起电话的手放下。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她又急又气，打到罗明家试试吧，正想拿起电话，电话就响了——

“哈罗！”

“哈罗，恬恬，你怎么搞的！”正是罗明，她象遇到救星般叫了起来：

“明，逸还没有回家，我没有伴！”

“别多说了，我马上叫司机去接你，我七点半就在酒店了！咱们这一班，就我和普芳、四眼、小猴夫妇……快点噢！”

当罗明的车子到达巷口按了二下喇叭，她匆匆抓了手袋锁好门跑了出来。逸也气急败坏地赶到了，她抿着嘴，绷着脸，不看她满头的乱发，不看她负罪内疚的眼光，不看她疲倦的脸色，把钥匙丢了过去，跳上罗明的“平治”，车子毫不迟疑地绝尘而去。她可以想象站在巷口呆若木鸡的逸，心里一阵痛快，觉得大大地出了口气。

一向最爱凑热闹的嘉丽今晚一直没有出现，成为她们这一桌的谈论中心。

“大概是忙着搬家吧！”

“早搬了！花了一百多万在‘青山’买了幢带游泳池的花园平房，听说她婆婆很不高兴！”

“那她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世间那能都如愿呢！你没听到呀——”四眼把身子略倾，压低了嗓子：“王建中外面有了人，孩子都三岁了！”

“嘉丽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糟的是婆婆还站在建中那一边，帮儿子说话，她压根儿就瞧不起嘉丽，老说她这媳妇简直象个暴发户！嘉丽大吵大闹没有用，只好每天开着那新买的房车采盯人战术。晚